文史资料选辑

第五十二辑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　编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China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目　　录

新桂系的崛起 ……黄绍竑（1）
胡宗铎、陶钧在桂系中的起落 ……卢蔚乾（64）
李明瑞倒桂投蒋和倒蒋失败的经过 ……张文鸿（74）
1928年我代表白崇禧到东北商谈纪要……何千里（83）
杨常事件的前因后果……高纪毅（91）
代表张学良赴日联络日本政友本党
　总裁床次竹二郎的经过 ……胡　俊（101）
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当局对于日本要求
　修筑敦图路问题的交涉经过 ……罗靖寰（107）
张学良奔丧见闻 ……崔成义（121）
回忆编遣会议 ……周　玳（123）
中原大战前的冯玉祥……凌勉之（134）
韩复榘叛冯投蒋纪略……孙桐萱（141）
吉鸿昌与二十二路军……彭国桢　张润三（151）
二十五路军受蒋介石收编和被消灭的经过 … 梁冠英（172）
孙连仲投蒋后的二十六路军 ……郑锡安　何章海（180）
冯玉祥招收门徒的活动……高兴亚（194）
回忆石友三倒张之战……唐邦植（198）
反复无常的石友三 ……黄广源（210）

China

秦德纯的一生 ……秦寄云　赵钟璞(231)

质疑·补充·订正

对《国防部保密局内幕》一文的订正 …… 曹福谦(246)

关于刘湘和蒋介石的勾结与三·三一

惨案的补充订正 …… 黄伯易(249)

关于招商局借款贪污案的补正 …… 周述文(253)

关于张苇村案 …… 谌小岑(256)

China

新桂系的崛起

黄　紹　竑

1927年四·一二政变时，我和李宗仁、白崇禧三人充当了蒋介石背叛革命的主要帮凶。后来宁汉分裂，李宗仁、白崇禧复勾结西山会議派把持南京特别委員会，我則得到李济深的掩护，把势力伸张到广东，把持两广。从此以后，我們这几个广西佬遂继承陆荣廷、莫荣新、譚浩明、陈炳昆等旧桂系的传統，成为新桂系。

新桂系是在旧桂系統治之下，由于旧桂系的崩溃而漸露头角，中間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才冒出头来的。外間所知道的多半是新桂系形成后的事，本文所写的是新桂系形成前的事。这些历史資料虽然很多是属于广西一省范围的，或者是属于两广局部范围的，叙述未免瑣細，但对于研究新桂系的历史，却是有必要的。

这里先要說明一下，李济深并不是新桂系。就表面看，他是桂系的主要人物，因而首先受到汪精卫等的反对，继而被蒋介石所囚禁。但是就桂系內部来說，李济深只是新桂系的扶植者，是新桂系的恩人和朋友，但不是新桂系。

作者是新桂系的首要头目之一，本文所叙述的資料都是本人的亲身经历。其中某些具体时間曾参考《东方杂志》中国大事記，但內容并不完全一样，有些事情是由于大事記的启发而回忆出来的。

China

一　广西陆軍学生与旧桂系的矛盾

1916年，旧桂系借着护国的名义占領了广东，陆荣廷做了两广巡閱使，陈炳焜做了广东督軍，譚浩明做了广西督軍。他們多数是清末被招安的游勇，充当前清巡防营軍官出身的。他們用人，首先是問曾否当过游勇，第二是看曾否当过防营軍官。他們对于陆軍学生是很歧視、很不信任的。

广西陆軍学堂中成立最早的，是前清广西兵备道庄思緘創办的南宁讲武堂，蔡锷曾任过堂长。讲武堂招收巡防营的一小部分軍官，加以短期的新軍訓练，为改造旧軍作准备，但办理时間很短，人数不多。据說陈炳焜曾入过讲武堂，因此讲武堂与旧桂系稍有渊源。

前清末年，清廷筹建新軍，計划在广西成立一鎮（即师）、一混成协（即混成旅），并先成立混成协以培养下級干部，因此就在1909年創办广西陆軍混成协干部学堂（簡称干部学堂），蔡锷首任总办。由于蔡系湖南人，招收的学生百分之九十是湖南籍，因而引起广西一些人的不滿，发生倒蔡学潮，几乎弄得全省学堂罢課、商人罢市。蔡亦因此而离开广西。干部学堂前后办了两班，共百余人，絕大部分充当混成协下級干部。辛亥革命时，混成协北伐，留在广西的干部学生很少。

广西陆軍小学堂于1906年开办，辛亥革命时第一、第二两期已毕业，升入武昌陆軍中学；第三、第四两期尚未毕业。这些未毕业的陆小学生，一部分參加广西北伐学生軍敢死队北伐去了，后来同各省学生軍一起成为保定軍官第三期。留在广西的大部分陆小学生則改为广西陆軍速成学校（并加招一部分普通中学生），于1915年

China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毕业。同时有极少数的日本士官学生或陆軍大学生回到广西。

1916年冬，保定軍官学校第一、第二、第三各期先后毕业，那时袁世凱已死，黎元洪继任大总統。北洋軍閥素不信任保定軍官学生，直接留用的很少，絕大多数都发回原籍候差，其实是要学生自寻出路。有些桂籍学生如廖磊、李品仙、叶琪、程继州等往湖南投赵恒惕，因湖南尚欢迎保定毕业生。有些有人事关系的則自寻出路，其余都聚在南宁候差。

1916年，旧桂系創办广西陆軍模范营，以广西唯一的日本士官学生馬晓軍为营长，罗绎为副营长(南宁讲武堂毕业，老軍官)，朱为珍、曾致圻、黄旭初(皆陆大毕业生)、苏瑞(干部毕业生)为連长，我和白崇禧、夏威、张淦以及其他保定毕业生和陆軍速成毕业生都当排长。陆、譚創办这个模范营，表面上是为改良旧軍作骨干，其实是他們恐怕这些陆軍学生鬧事，用这种办法敷衍而已。而且模范营的軍官是超編制的，借此可以使多一些陆軍学生有飯吃。广西陆軍模范营的軍官可以說是集广西陆軍学生的大成，因此当时有人喻为"万綠丛中一点紅"，"万綠"就是指旧軍里的綠林好汉，"一点紅"就是指这一个营的陆軍学生。

1916年秋，旧桂系借着护法的名义，广西督軍譚浩明任湘粤桂联軍总司令，出兵援湘。广西軍队傾巢而出，成立不久的陆軍模范营也改为联軍总司令部的卫队第一营(以下还有第二、三等营)。譚浩明之所以将陆軍模范营改为卫队第一营，并不是因为它忠实可靠或战斗力强，而是因为它在形式上比較整齐，紀律也不坏，可以作为"联帅"的仪仗队，摆摆样子。在譚浩明看来，眞正忠实可靠、战斗力很强的是他老弟譚浩清的第二营和他的外甥李伯云的第三营。我們随着"联帅"行动，不是出发时候整队欢送，就是到达

China

宿营地的时候整队欢迎。这些无聊的仪节，激使那些青年軍官更加不滿。陆軍模范营随譚浩明到达长沙，随即又随他敗退湘南。

护法之战宣告結束，营长馬晓軍升了副司令，其实还是带的那营人。我和白崇禧、夏威、张淦、廖光都由排长升了連长，原来的連长朱为珍、曾致圻、苏瑞都升了各軍的少校参謀，黃旭初升了少校营附。那时广东紧急，軍队外調，左江和正县、左县、扶南县、綏渌县五属土匪猖獗，那营人奉令开到那里剿匪。

旧桂系由陆荣廷起，好多人是由綠林起家的。那时正当护国、护法之役先后兴起，軍队需要扩充或补充，他們就用招安匪帮的方法来解决兵源問題，同时作为維持地方治安的唯一手段。而匪帮的大小头目，也就以組织匪帮接受招安，作为升官发财的終南捷径。

旧桂系一向轻視我們陆軍学堂出身的带兵官，說我們沒有作战经验，比不上綠林出身的好汉。这次因为左江五属匪患迫近南宁，他們表面上不得不剿，就借此机会派陆軍学生去剿；如果剿不了，就更证明陆軍学生的不中用，同时也可以趁机把匪帮收編成为正式軍队。这是广西历年来維持地方治安所慣用的手段。但事实出乎他們意料之外，我們一营人在短短的两个多月里，把五属的匪帮肃清了。馬晓軍就因此而被提升为广西陆軍第一师（师长陆裕光）第二团团长，表面上是以此酬他援湘、剿匪之功，其实是明升暗防，将陆軍模范营并入陆軍第一师第二团里去，用两营来监視一营。营长仍由馬晓軍兼，我們几个出力的連长得不到一些好处，更加憤恨。

1920年夏，粤軍回粤，馬晓軍那一团調肇庆，填林虎軍的防。不久我和白崇禧的两連及陈雄的机关枪連又調往广州。及至桂軍

China

在广东溃敗，馬晓軍团亦随之沿西江退回梧州附近。旧桂系自广东溃敗之后，对学堂出身的軍官及所带的队伍更不放心，不敢将馬晓軍团留在梧州附近的前线与粤軍接近，把他及原带的陆軍模范营調駐远离前方的百色县。

二　百色的失敗和退出广西

百色是广西西北境右江上游的城市，为云、貴两省出口貨物的汇集点，以鴉片烟土的集中地著名。前清时代，那里駐有右江鎮总兵；民国以后，也是軍事重鎮，軍队非与当道有特殊关系，是不能調駐那里的。馬晓軍及他原带的陆軍模范营被調駐那里，有些人认为是陆荣廷、譚浩明对他的信任和照顾，使他們可以得到发財的机会，因为駐在那里的軍队一向是靠护送烟帮发財的。其实馬晓軍团被調駐百色，是陆、譚怀疑陆軍学生，不願其在梧州前方与具有革命气味的粤軍接近的緣故，并不是出于他們的信任和照顾。

1921年，两广的战事再度发生，粤軍攻下梧州，桂林、柳州、南宁相继陷落，旧桂系的天下已经完蛋。粤方的广西省长馬君武加委馬晓軍为田南道（即左江上游各府县）警备司令。馬晓軍接受委任，从此脫离旧桂系的关系。除原有部队外，又收容了一些散軍。我和白崇禧、夏威都当了营长，陈雄当机关枪大队长，黄旭初当了参謀长，此外还有許炳章、陈炳文、韦云淞那些附和的部队，号称六个营，共約二千多人。

当孙中山討伐陆荣廷时，貴州旅长胡瑛率領黔軍两个团进駐百色，同我們的部队駐在一起。主客两軍相处，起初意見很深，彼此戒备很严。后来因黔軍的两个团长陆荫棠和刘幸园和我們都是保定同学的关系，彼此漸漸能相安合作。因此南宁陷落之后，旧

China

桂系残余部队不敢退往百色，只是向龙州方面和武鸣、都安方面溃退。不久，黔軍胡瑛旅响应孙中山在桂林出师北伐的号召，調往柳州集中(柳州也有黔軍谷正伦旅)。旧桂系残部刘日福、馬玉成、陆云桂素知百色是好地方，又偵知黔軍他調，百色駐軍力量薄弱，而且馬晓軍新收的部队尚未巩固，于是由靖西方面轉向百色（那时龙州已为粤軍黃大伟、黃明堂占領，陆榮廷、譚浩明等已逃往越南)。南宁方面的广西省长馬君武、粤軍总指揮叶举认为刘日福等那些残部穷蹙无所归，可以收編，派代表譚儒翰、甘尚賢、邓鼎丰、周揚亚等来百色商量改編，并不叫馬晓軍戒备拒止或武力解决。于是旧桂系刘日福等残部七、八千人与馬晓軍所部两千多人同駐百色。刘日福平日最恨新軍，見馬晓軍的力量有限，軍心不巩固，又受了粤軍的委任，挂了粤軍的旗帜，他們认为这是桂軍的“反骨仔”，于是乘其不备，包围馬部。馬晓軍胆小，不敢命令部队还击或突围。我和白崇禧、夏威、陈雄等那时也不敢独断专行，进行反击，只好靜候上級的命令。我們在优势敌人包围之下，只相持了一个晚上，部队的战斗意志就瓦解了。陈雄机枪队、夏威营最先溃散，因为他們新收的旧軍很多。白崇禧和我的两营亦随而不能支持。在百色城的部队，遂全部被刘日福繳械。白崇禧、夏威、陈雄跳城逃走，我被俘虜，馬晓軍逃南宁。

刘日福等既繳了馬晓軍部队的械，完全占領了百色城，遂自称为广西自治軍总司令。所謂自治軍，是一个新的用来反对客軍的名詞。因为入桂粤軍尤其陈炯明所部，也同过去桂軍在粤一样，奸淫擄掠，无所不为，广西人民恨之切骨。这时陆榮廷、譚浩明等已经逃走，群龙无首，有人（据說是蒙仁潜）就提議用自治軍的名义(1920年旧桂系由广东敗退回广西，曾宣布广西自治)团結內部，抵

China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抗入侵的客軍，并消灭响应粤軍的刘震寰、馬晓軍等。自治軍除陆、譚残部之外，所有各地方的地主豪紳为了保存生命財产，凡有武装的都紛紛参加，沒有武装的也都表示同情和支持，盲从参加的也不少。凡残留在各地的桂軍比較高級的軍官都自称为自治軍总司令，几个月之間，遍及全省。刘日福就成为百色方面的自治軍总司令，陆云桂、馬玉成为副总司令，并与都安方面的林俊廷、陆福祥、蒙仁潜等联合，向右江下游移动，威胁南宁，形势頓时大变。这时陈炯明尚未公开反对北伐，背叛孙中山，粤軍在广西的兵力尚可控制局势。駐在南宁的粤軍总指揮叶举乃派熊略部队向百色进攻，在恩隆县附近（百色下游百余里）稍有战爭，刘日福等就向各县逃遁，粤軍进駐百色。

我自到百色不久，即开始以武装护送鴉片烟土，抽收护送費，与烟帮头子陆华甫、刘宇臣（刘日福的族侄）、蓝宝南等及各县土豪劣紳搞得很熟，并与陆华甫結拜为兄弟。我被刘日福俘虏后，刘本想把我枪毙，但我得烟帮头子刘宇臣的疏通，得以恢复自由，乃逃往百色北方百余里的东兰，从事組织武装活动。我随身只有一枝木壳枪和一个号兵。馬晓軍所部除在百色城者被繳械之外，在百色至貴州的大路上尚有白崇禧营的一連（刘斐就在那連里当排长）。韦云淞营的一連也駐在那条路上，担任护送烟土。白崇禧等逃出城后，就率这些残余逃往貴州边界上依靠黔軍駐南籠司令刘幸园。刘日福派兵去肃清馬晓軍残部，并搜拿我。我得到凌云县豪紳黃炳煊、西林县豪紳岑学三（岑春煊的侄子）的支持，他們在地方上有武装，也想借此机会扩大势力，于是組织了两个营（每营只有杂枪百余）归我統率，在凌云、西林一帶活动。

白崇禧、夏威、陈雄等率残部逃到貴州边界的板塝，自治軍刘

China

日福派队伍去消灭他們，但未能得手。白、夏等乘熊略的粤軍进攻恩隆、自治軍撤回百色的机会，与我的拜把兄弟烟帮头子陆华甫联合一起，向南移动，与我会合。馬晓軍随粤軍回百色不久，也回到部队，再由馬君武、叶举改委为第五路司令（田南警备司令改委莫昌藩），部队編为两个統領，以我为第一統領，黄炳煊为帮統兼营长（該营由凌云县民团改編），另外两营則是馮春霖营（新归附的旧軍）和岑潤博营（西隆、西林两县民团改編）。白崇禧为第二統領，夏威、韦云淞、陆华甫任营长。每营只有一、二百人，总共凑了千把人，勉强成个局面，移駐恩隆附近。白崇禧因在黔桂边界与自治軍相持时跌伤了腿，不久就到南宁轉往广州医治。馬晓軍見形势不佳，随后也离开部队往南宁活动，所有的部队都归我率領。

粤軍熊略、苏廷有部虽然占領了百色，但刘日福等仍盘踞附近各县，实力并未消灭。百色、恩隆成为两个孤島，而莫昌藩（新委的田南警备司令）和我的力量都很薄弱，粤軍熊略、苏廷有撤回南宁之后（原因見下文），形势更为孤单。在恩隆我們开了一次軍事会議，前模范营第二連連长张守义（即张淦）悚于自治軍的声势，建議我們取消粤軍所委的番号，并袭击莫昌藩的副司令譚頌达（恩隆粤籍商人），进占百色，与自治軍取一致行动。馬晓軍頗为心动，但有种种顧虑。张說："水到滩头石自开，只要把旗子換了，什么問題都解决了。"我則极力反对，力主馬晓軍到南宁去，向粤軍請示办法。

这时陈炯明因反对北伐，孙中山把他免去一切职务，并由桂林回軍广州，轉由韶关出师北伐。陈炯明悄悄地溜回惠州，率李炳荣旅等候时机，并电侵桂粤軍总指揮叶举把入桂粤軍极大部分調回广东。叶举全軍回到广州后，要求陈炯明复职，实行背叛，仅留

China

黃明堂所部及桂軍附粵的刘震寰所部固守南宁各地。自治軍趁此形势，遂发动全面进攻，除梧州、南宁外，尽为自治軍恢复。黃明堂、刘震寰固守南宁，并电我部由右江的恩隆向南宁集中，助守南宁。那时右江下游白旗飘飘，到处都布滿了自治軍。我率队向南宁前进，在右江的南岸行了六天就打了七仗。最后到了左右两江的交汇点三江口时，天已黃昏，两边夹隔着左江和右江，对岸都有自治軍守住，后面的自治軍好似一群餓蒼蝇一样，它紧紧釘着，情势十分危险。我在黃昏后召集紧急軍事会議，命令韦云淞、陆华甫堵着追击的敌人，命令夏威、馮春霖两营集中精銳，集結在右江南岸。我們用几只載运家屬行李的船乘夜把精銳三百多人渡过了右江北岸，由我亲自率領，悄悄地向敌人占領的山头冲去，占領了敌人的陣地，其余的部队也陆续渡过了右江，到了离南宁四十里的石埠圩，这一場艰苦的行軍战才算結束，脫了敌人的包围。到南宁城附近的时候，自治軍的主力已攻到南宁北方十余里的大王墳，粵桂軍退守鎮宁炮台。我把队伍留駐西乡塘窑头村附近（南宁城西十多里），单身入城去找馬晓軍报告经过。馬說，“黃明堂、刘震寰要我部增援长崗岭（即鎮宁炮台一带高地）前线。”我問：“他們是准备死守还是反攻？”馬說，“看情势南宁是不准备久守的，也不能久守，他們（指黃、刘）要我們增援，不过是要我們掩护退却罢了。”馬問我的意見，我說：“好吧，請你快回到队伍里去，我有办法，这里不便說。”

我同馬晓軍回到窑头村的司令部已是黃昏后了，就下令把部队連夜渡过邕江南岸。馬晓軍說：“这样岂不是违抗命令嗎？万一他們把敌人击退，追究起来怎样办呢？”我說：“他們知道我們撤退，他們还不跟着撤退嗎？也許他們現在已经撤退了。”我又說：“如果

China

他們以后要追究，你就把責任完全推給我，因为軍队完全交給我指揮，你可以不負責任。”

果然那天晚上，黃明堂、刘震寰的粵桂軍也放弃南宁渡过了邕江南岸，向欽廉潰退。我們不能久待在那里，于是取道亭子圩、棉羊、吳村圩跟着他們向欽廉撤退。黃明堂的粵軍（系民軍改編的）紀律之坏是有名的，在战敗退却的时候，沿途搶劫，老百姓逃走一空。我們跟在他們后头，就无法找得飯吃。我在吳村圩駐了一夜，心里很躊躇，如果继续跟着他們走，給养有种种的困难，这还是其次；最重要的是我們不遵粵桂軍的命令增援就撤退过江，目前他們虽然沒奈我何，但事后要追究起来就很难对付，可能把我个人軍法重办，也可能把我的部队繳械，借此来补充他們的部队。于是我决心不再跟他們向欽廉撤退，把队伍由吳村圩轉向东方，经桂境的那馬圩、那連圩再入粵境，到粵属的灵山县整理。但馬晓軍不很贊成。他說：“我們不奉命令增援前线，撤退南岸，已是不对，現在又不跟大队走，轉向灵山，岂不更增加他們的怀疑和批評？”其实他眞正的用意是怕在桂境被自治軍追击，想到北海乘船逃广州脫离部队。我說：“我部到灵山既可以休息整頓，也可以作北海的側背掩护，于大局是有利的。最好請司令同参謀陈雄去北海見見黃明堂、刘震寰，把南宁撤退经过和轉进灵山向他們解释解释。”馬晓軍就同陈雄去北海，我則率部队取道桂境的那馬圩、那連圩入粵境的那楼圩，向灵山县前进。

我們的部队重新成立后，总共只有千多人。从恩隆到南宁，連日連夜作战历一星期，伤亡虽不大，但疲劳已极，病号很多。营长夏威就在南宁撤退的时候請病假离了队伍。随队撤退的营长只有馮春霖、韦云淞、陆华甫、黃炳煊、岑潤博五人，而且其中只有馮、韦

China

是軍人，其余都是文人出身。部队行到那馬圩，自治軍追到了，前面又阻着一条山洪暴发的小河。馮春霖担任后卫，极力掩护前队用仅有的二只船陆续渡过小河，但他在最后过渡时被敌人在对岸山上扫射，船被打沉，全船牺牲。馮春霖是广西速成学校毕业生，原是馬济所部統領唐紹慧的营长，1920—21年間在广东、广西经过多次战役，勇敢善战。我們百色失敗之后，他才归过来的。由恩隆下南宁之間的历次作战，他出力最多，不幸复船死亡，如同断了我的右手一样。

我們残部进入粵境边上的那楼圩，才算脱离了自治軍的威胁。因为那时广西境內的乡村，到处都插上白旗，表示敌意，即使只有一枝枪，也要向你射击。这种情况說明这次粵軍在广西失尽了人心。我們在那楼圩稍为整頓了一下，就向灵山县前进。当我們在南宁的时候，刘震寰仅发給我們一些广西軍用鈔票。这种軍用鈔票是陆、譚旧桂鈔作废后的代用品，那时每元只值几分錢，到了广东境，更是一錢不值。我們部队吃飯問題怎样解决呢？

烟帮头子出身的营长陆作甫还帶了二、三千两鴉片烟土，我同他商量借一些作軍队給养費。他說："这是最后的一把救命米，为什么現在就把它吃了呢？"又說："还有这些枪，还怕沒有吃嗎？"我想他的話也頗有道理。我們就派代表去商会商量，說明经过，只求一宿两餐，吃飽就走。商人也乐得化些錢把这些瘟神送走。这个方法既行之有效，由陆屋到灵山及以后由灵山至廉江一路都是用这个办法，走了千多里。到了灵山县，一面向广西警戒，一面整理部队。駐了十多天，陈雄由北海回来报告情况，他說那里很乱，黃、刘自顧不暇，哪有功夫来顧我們，我們要自打主意；又說刘震寰已奉令由海道調西江守梧州，馬晓軍也乘船到广州去，不回来了。我根据陈

China

雄的报告，知道灵山不能久駐，于是决定离灵山取道粤境沿边的北寨圩、武利圩、张黃圩、公館圩、白沙圩、山口圩、青坪圩到廉江城，然后再经化州、高州、信宜县折入桂境容县的荔村圩。我是容县荔村圩人，我家是容县最大的封建大地主，到那里可以得到本族及地方封建势力的支持，作为一个暫时休息待机的地点，然后派人到广东方面去联絡，以图发展。

駐在灵山的时候，广西老民党施正甫的部下統領陆清（也是一个老民党）也由宾阳横县方面率百多人枪退到灵山，大家倘能相安。我把轉进梧州的計划告訴了他，他也願意同行。

我們的队伍在粤边上述的圩鎮走了八天，都沒有碰到任何軍队，沒有发生什么事故，順利地到达廉江城。那里駐有一部分粤軍，因不知道我們的来历，紧閉城門，严陣戒备，拒止我們进城。经我派人去說明，才未发生誤会。但我心里对继续东进就发生相当的顧虑了。因再东进，要经过化州、高州、信宜，这几个县都是广东比較重要的县份，那里一定有更多的粤軍，他們是否准我的队伍通过，很成問題。在廉江城外忽然遇到我的胞兄黃天擇，我很惊异，問他来这里干什么，他邀我到他住的客栈里，秘密对我說："玉林李司令德邻（李宗仁号）知道你所部退出南宁，进駐灵山，一定会经过这里，要我来这里等候。李德邻駐玉林有两千多人，实力頗好。玉林五属地方富庶，再多一些人也能养活。那里多是些同学主持，他們誠恳派我来欢迎你，邀你帶队回去同他們合作。而且你再前进，要经过化州、高州，前途困难重重，須加考虑。"继续东进的困难他即不說，我早也料到，于是决心把队伍轉回玉林方面，往依李宗仁。次日我先故意下令仍向化州前进，行到石角圩（这是东西南北道路的交叉点，向东是去化州的道路，向北是入桂境陆川县的道路），就

China

对部下撒了一个大謊，說化州的粤軍与廉江的粤軍要前后包围我們繳械，所以要把路线轉向北方进入陆川。部下鉴于前一日廉江粤軍的戒备情形，都很相信。队伍遂进入陆川边界上的車田圩駐下来。

夏威自南宁因病脫离队伍后回到容县，后来也到玉林。李宗仁就派他带委任状及軍餉来到車田圩归回部队。李宗仁委我为他部下第三支队司令。我接受了委任，宣布就职。改換旗帜的时候，有一个馮春霖营的很得力的老班长不贊成，带了一班人走了。我派人去追，想說服他。他說："如果要当自治軍，以前什么时候、什么地方不可当呢？为什么千辛万苦行軍两千多里，打了多少仗，死了多少人，連馮营长都陣亡了，現在又向自治軍低头呢？我宁死不当自治軍，請統領不要管我好了！"

还有随我同行的施正甫部下統領陆清怎么办呢？鉴于那个班长的行动，我以为他也可能不同意改編，于是就出其不意地把他繳了械。我随即把队伍改編为三营：夏威当第一营营长，陆华甫当第二营营长，韦云淞当第三营营长，陈雄当支队司令部的参謀。我便当了李宗仁部下的第三支队的司令，部队开赴容县駐扎。我部由百色失敗轉战右江、退出南宁、流浪广东的生活遂告結束。

三　我和李宗仁由合而分

我接受李宗仁的委任，成为李宗仁的部下，但不久又分离了。在这里先要将李宗仁当时的情形补述一下。

李宗仁是广西桂林人，广西陆軍小学第三期学生，与我是陆小先后同学（我是陆小第四期），广西陆軍速成学校毕业，在旧軍当排长。1916年参加护法之役，在湖南作战受伤，旋升连长。他以作战

China

勇敢頑强著称，故外号叫李铁牛。护法战后調广东，改隶林虎部下，粤桂在东江作战，才做到营长。尹承纲、鍾祖培、封高英是他部下的連长，也以勇敢著称。1920年桂軍沿西江溃退，在肇庆上游六十里的綠步圩为粤軍截击，大部不能通过。当时高級軍官多已脫离队伍，部队无人指揮，几乎全部繳械。最后由李宗仁的一营和我及白崇禧、陈雄的三个連各自作战，才突破重围。桂軍退回广西，林虎所部調駐玉林，隶团长苏世安部下。1921年桂軍再侵广东，林虎軍攻下高州、化州，拟向肇庆进攻，希图截断西江，威胁由西江正面进攻梧州的粤軍后路。但粤軍已迅速攻下梧州，桂局全面瓦解。林虎軍的粤籍大将黄业兴見大势已去，最后投粤。李宗仁与林虎其他残部二千多人退回玉林。

粤軍陈炯光占領玉林，李宗仁率林虎残部退入十万大山(粤桂边界)躲避。陈炯光的參謀长謝嬰白是保定軍官第一期学生，与李宗仁的連长尹承纲为同期同学，由尹承纲与謝嬰白的接头，陈炯光遂委李宗仁为粤桂边防軍第五旅旅长。同李宗仁一起退回玉林的林虎残部尚有李石愚(干部学生)、何武、陆超(皆学兵出身)、俞作柏(保定軍官)、伍廷颺(干部学生)等，共推戴李宗仁为首。

当粤軍占領南宁，馬君武做广西省长时，馬因与李为桂林同乡，乃改委李为广西陆軍第二路司令。李宗仁因粤軍要他繳出重兵器(两門山炮和数挺机关枪)，他并未正式就职。1922年粤軍退出广西，自治軍控制广西全省，李宗仁曾到南宁参与自治軍的会議，与其他自治軍联合出兵桂平，阻击由柳州东下討伐陈炯明的滇軍。他对于粤軍是仇恨的，而于孙中山、陈炯明之間，則比較接近陈炯明。1923年冬陈炯明还有信給他，并給他子弹十万发(是由陆超率兵到粤边去接运的)，为此他就出兵桂平，阻击滇軍。陈炯明

China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